

江苏自古多豪杰 江山辈有才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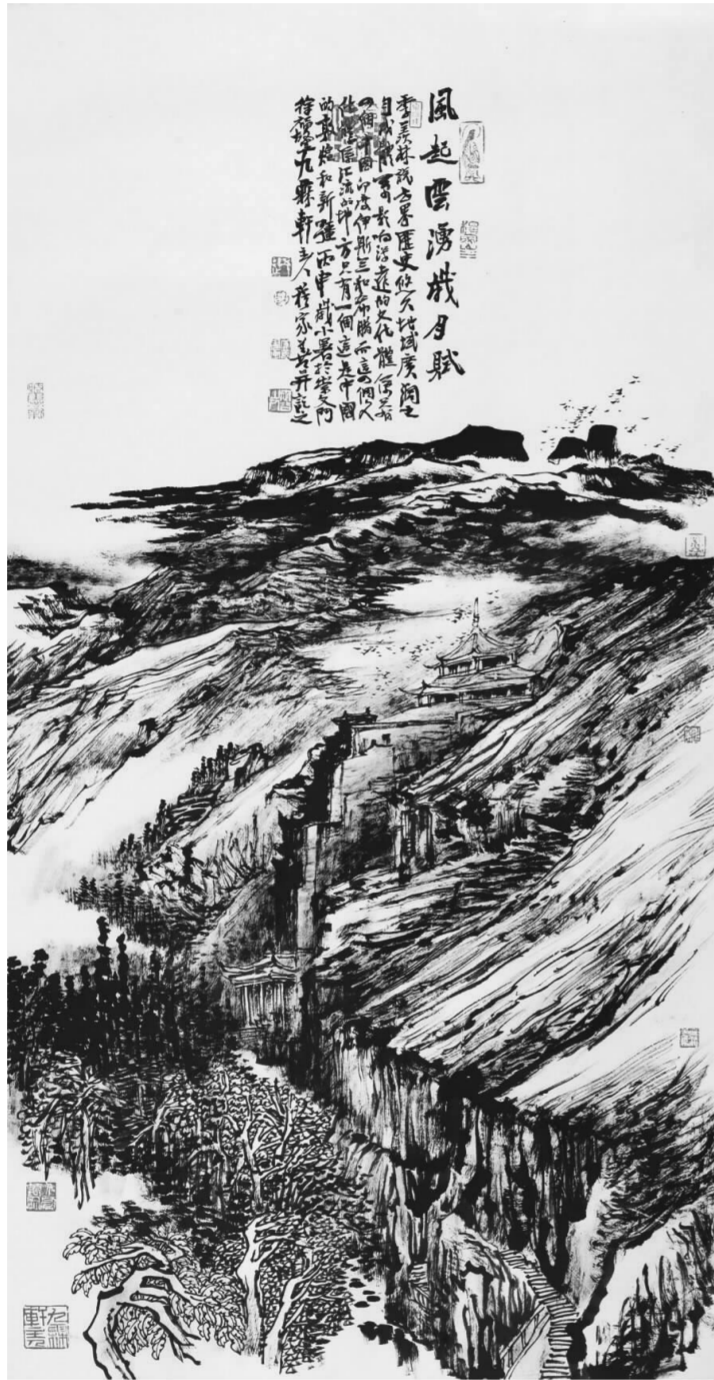
穆家善

编者按:

本期《艺+周刊》以绘读者,隆重推荐:一位传统的守望者,却成为享誉海外的传奇人物;一位旅居美国的学者,却成为坚守国粹文化精神的旗手!他,便是中国教育界部遴选的海外“长江学者”候选人引进回国工作,被誉为中国焦墨画领军人物——穆家善。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穆家善便活跃于金陵画坛。他于1986年在上海黄浦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88年荣获《日本第七回国际水墨画邀请展》大奖,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新华日报》《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多次专题采访报道。他九十年代策展和参展的北京《金陵八人展》、南京《中国新文人画展》、广州《中国艺术博览会》影响全国。1995年他应美国马里兰美术学院邀请讲学,旅居美国。十余载的奋斗,应得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举办的G20国际峰会《穆家善中国画国际巡回展》等世界各地巡回画展,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穆家善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画学会(美国)名誉会长。历任南京大学中国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蒙哥马利学院中国画教授、荣宝斋画院教授等。2011年独创中国画“焦墨千笔皴”,弥补中国画技法空白,在海内外画坛引起反响,被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授予“中国文化大使”荣誉称号,被国际媒体誉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画家、海外学院派代表画家、中国焦墨画第一人。

穆家善,1961年生于连云港市赣榆县(现为赣榆区),师承齐白石弟子陈大羽教授,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在美国高校任教18载,教授哈佛、耶鲁等28所美国名校研究生东方艺术课程。2007年被中国教育界遴选为“长江学者”候选人,2012年被引进回国工作。2011年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引起强烈反响。荣获“美国二十世纪成就奖”“杰出亚洲艺术家奖”等十余项国际大奖。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丛书—穆家善焦墨画精品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系列—穆家善》、《人大大红袍《穆家善画集》等十五部个人画集著作。作品被收录于高等教育“十二五”全国规划教材/中国重点美术学院系列教材《山水教程》。在联合国(美国)、卢浮宫(法国)、岐阜美术馆(日本)、中国美术馆等举办50余次个人画展,入选12届、13届全国美展。作品被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南海、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等世界各国博物馆及国际政要名人收藏。江苏省连云港市建有2850平方米、陕西省安康市建有2300平方米的两座穆家善美术馆。



《风起云涌岁月歌》138cm x 69cm 2016年



《朝霞暮色生烟霞》138cm x 69cm 2016年



《沂水云烟》50cm x 34cm 2018年

□尚辉

苍茫化境穆家山

中国画的跨文化现象在当代已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通过借鉴西画力求中国画变革的艺术探索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代从中西融合的角度推进这种中国画新变者大多生活于本土,这种跨文化是从本土的文化经验对于外来艺术的择取,值得注意的另一种现象是,生活于国外的中国画家有时更执著对于中国画传统的坚守,他们的变革并不是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变异,而是从传统中国画自身的发展逻辑进行演变和推进。按理说,他们长久地生活于国外,对于异质文化的接受远比本土的中国画家更具有深刻与切身的体味,但从他们创作的路径审视,反而更加明晰中国文化艺术自身的品质与特征。不论是从眷恋的角度,还是从排异的方向,他们的中国画创作反而更符合中国画传统自身的演变逻辑。这种现象再次在穆家善的艺术创作中获得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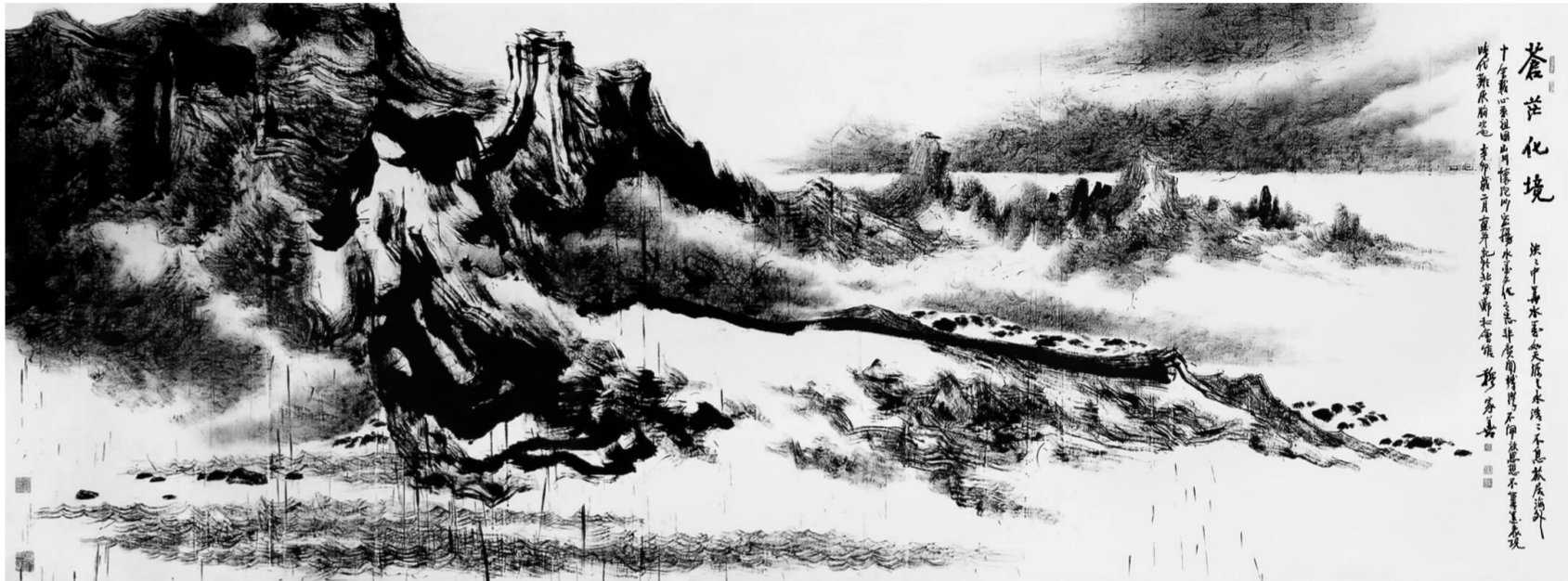
2011年或许是穆家善艺术人生最重要的一年。春节前后的短短数十天,他灵

感骤降,数十年在中国山水画上的苦苦求索,居然一朝完成自家面目的新变。这就是他从董源、巨然、黄公望、石涛、黄宾虹、刘海粟等追寻而来的新文人画一变而为焦墨新变者

穆家善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1995年赴美办展、讲学、定居。在南京艺术学院,他沾溉刘海粟、陈大羽等大师名家,并从此两家上溯南宗之源,在披麻、解索、牛毛、荷叶和折带等众多皴擦笔法中融会贯通,在南京文人画的沉潜、静穆和飘逸中积学养气,试图在心境与意境上习得中国文人画之精髓。此后的金陵工作与生活,正处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文人画在六朝古都新兴翻腾之时,他于此在传统的基础上追随时代之变而变,画风虽和早年不同,但加盟于新文人画之潮也大体不离新文人画之风。他于南艺打下笔墨功底,于金陵浸润新文人画的流风余韵,这是他定居美国后基本

保留的一种山水画面貌。定居美国并没有为他的画面带来异质文化的新变,甚至于他也没有接受像现代水墨那样的观念更新。如果说美国文化给予他的文化与艺术的认知是对于文化血脉纯正性的守护,那么,这种跨文化在他身上的显现恰恰是拉开民族文化之间的距离。也即,在异域文化环境中,他从事的美术教育必须是纯正的中国画学,才能有其存在的文化空间与文化立场。这便决定了他的中国画不是渐渐地和美国文化相贴近,而是怎样加强中国画的的文化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在物象表达和呈现上,积、焦、宿三种墨法都会相对受到限制,尤其是纯粹焦墨的运用,而积、焦、宿三种墨法,则是在前述基础墨法上的奇墨巧技,是使基础墨法发生风格变异的酵母。倘若抛开浓、淡、泼、破的基础墨法,而纯以后三种墨法中的任意一种墨法独立运用,势必要走一招险棋。因为,在物象表达和呈现上,积、焦、宿三种墨法都必须滤除物象呈现的中间色调与前后关系,纯以用笔的变化调整画面的节奏。这不仅容易使画面单调、粗黑、缺少墨的透明感,而且韵味也生成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或许是焦墨画家极少的缘由之一。

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却改变了这种易于僵硬的画面。他用笔特别灵动,山石的呈现既非线也非皴,而是逆锋起笔,一笔下去随



《苍茫化境(II)》200cm x 534cm 2014年



《风起惊涛拍岸》51cm x 98cm 2011年(中国美术馆藏)

●●●延伸阅读

穆家善焦墨画学术邀请展在江阴举行引起强烈反响



穆家善画展开幕式现场

11月23日,由江阴市融媒体中心、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江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大河向东流——穆家善焦墨画学术邀请展”暨大红袍(中国当代名家——穆家善)江阴首发式在江阴广电美术馆举行,引起关注。

38年前穆家善曾在无锡当过兵,近10年间两度应邀在无锡和江阴举办画展,被江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在展览开幕式上表示,自己旅居美国二十余年,对无锡、江阴感情深厚,感恩得益于新文化运动刘半农、钱穆、徐霞客的文学与浪漫情怀的滋养。为此他再次接受江阴邀请来澄办展,并向江阴电视台捐赠焦墨画作品《江山写洞美,大地发精英》及人民美术出版社大红袍《中国当代名家——穆家善》画集作为永久馆藏。

本次展览共展出44件穆家善创新探索的焦墨画精品。作品中最让人震撼的是穆家善在2014年创作的10米巨幅焦墨画《禅心慧谷》(220cm x 1000cm),画面气势雄强跌宕、山奔云走;墨韵则浑厚华滋,意象万千。其独特的焦墨千毫皴语言铸造了这幅巨作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红袍系列,收录了许多中国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大师,是中国美术史极其重要的文献。此次穆家善画册的出版,既总结了她的焦墨创作历程和探索成就,同时在中国画发展史上体现了焦墨画技法新创的价值意义。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杰出艺术家被出版在大红袍系列之中。据悉,展览将展至12月22日。艺文

化语境中沿着古代画学之路自然而变成修的正果。在当代纯以焦墨画山水的画家并不多,画得有品格的更少。中国画用墨有浓、淡、泼、破、积、焦、宿七法,这七法虽不是每位画家都能灵活掌握运用,但浓、淡、泼、破是常法,是一般中国画用墨的基础。而积、焦、宿三种墨法,则是在前述基础墨法上的奇墨巧技,是使基础墨法发生风格变异的酵母。倘若抛开浓、淡、泼、破的基础墨法,而纯以后三种墨法中的任意一种墨法独立运用,势必要走一招险棋。因为,在物象表达和呈现上,积、焦、宿三种墨法都会相对受到限制,尤其是纯粹焦墨的运用,就必须滤除物象呈现的中间色调与前后关系,纯以用笔的变化调整画面的节奏。这不仅容易使画面单调、粗黑、缺少墨的透明感,而且韵味的生成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或许是焦墨画家极少的缘由之一。

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却改变了这种易于僵硬的画面。他用笔特别灵动,山石的呈现既非线也非皴,而是逆锋起笔,一笔下去随

着提按力量与方向的变化随意生发,或骨线、或散锋、或皴擦,用笔很简却意态丰富,恣肆纵横,妙趣横生。焦墨在他笔下不是黑墨一片,而是通过丰富的笔性与笔意的变化传递心象与胸次。他运用的是一种焦墨,但通过笔法的千变万化而形成层峦叠嶂的高远空间、巨岩深壑的山势陡转以及山涧流泉的烟云变灭。因而,他不是用干笔皴擦描绘表象的云雾腾生,而是以笔的灵变不断生发幻灭无常的山水意象。从白到黑的渐变,虽没有淡墨渲染,却依然通过用笔的使转完成层次的过渡。当然,干擦,也是他表现烟云与层峦交接的方式之一。但,即使这种干擦,也是笔意丰厚,绝不像某些焦墨山水画家是以干擦描绘表象,失之于墨的意蕴。

穆家善的焦墨山水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山水画坛异军突起、一朝之变而成自家风貌,便在于他这么多年在南京山水上的积学养气。一方面他的焦墨并非漆黑一团,而是充满了金石之趣,从中不难看出吴昌硕石鼓文的笔线和黄宾虹苍茫而烂漫的墨

意。另一方面,他的用笔的变化无不得益于南宗一系诸家诸法的神髓。如牛毛皴、荷叶皴、折带皴、解索皴,等等,但这些皴法都已幻化在他的焦墨之中,留其神似却都为穆家笔法。当然,穆家善的焦墨山水用笔绝不在于是一种皴法的集汇,更为重要的是,用笔使转的那种精神的贯注。这使他的用笔始终处于一种猛、狠、准的精神气场。对于他而言,每幅画面都是他的一场战斗,一场生命与精神的战斗。他像石涛或像海粟那样,用笔驰骋于他的画面,将生命的豪情与精神的挣扎投射到山水之中,因而,他的焦墨山水不像张仃先生那样的写实,而是立意于象外,将苍茫化境融入画面整体的气象之中。唯其如此,他的焦墨山水才气象峥嵘,大气磅礴。这不是写实山水所能表现的境界,这才是穆家善焦墨山水对于焦墨的发展与开拓。如果说张仃先生的焦墨风景是中西融合的象征,那么,穆家善的焦墨山水则是从西域之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跨越。(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主编)